

黨國資本主義已終結？

瞿宛文

在解嚴前後，反威權統治的政治運動在經濟領域的訴求，是以「解構黨國資本主義」為主軸。其用黨國資本主義而不採劉進慶先生的「官商資本」，就是將目標放在黨國，而不處理官商或公私分際的問題。「黨國資本主義」的構成包括國民黨黨營事業及龐大的公營企業，以及黨國政治力對此之操控。反對運動對黨營事業部分主張全面「追討黨產」自不在話下。對於形式上隸屬全民的公營企業，則因受到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影響，而主張全面自由化、民營化。既然這部分是改革威權體制重要的一部份，在此時刻應可檢討一下，台灣民主化走到今天，「黨國資本主義」是否真的被改革了？

黨產至今已被當作是威權時代的象徵，成為國民黨最負面的資產。雖說如此，國民黨在失去政權之後，過了六年才剛在上個月第一次就黨產公開作一總說明，離真正檢討並卸下此包袱還有很大距離。民進黨則將此當作炒作議題，每逢選舉或自身爆弊案時，拿出炒作一番，大幅削減了其追討黨產運動的正當性。若將黨產當作政治改革主要標的之一，則兩大黨的態度正顯示了台灣政治的困境。

將公營事業私有化的政策，其實從解嚴之後就已開始推動。反威權陣營主要是將公營事業也當作是「黨國的禁臠」，因此只有全面開放市場並且私有化公營企業才能解決，重點放在黨國的控制上。

解嚴之後，各種特許市場逐步開放。私部門其實關切的是公營事業的壟斷權，而不是私有化。因此自由化之後，與民爭利說已不再是推動私有化的主要力量。只是自由化之後，市場力量帶來的寡佔壟斷再現，公共服務出現危機，但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主導下，兩大黨幾乎已無社會民主的政綱。

在九十年代，國民政府推動的私有化，引起諸多圖利財團的爭議。其採取的私有化方式甚為可議，或者有賤賣資產給特定財團之嫌，或者一般是以賣出官股方式進行，將官股比例降至半數以下，就宣稱已經民營化，官方仍握有控制權但已經不用被監督。陳師孟等經濟學者在 1991 年出版的《解構黨國資本主義》一書，是反威權陣營的代表性著作，其中作者就清楚言明上述方式是最壞的一種私有化的方式。

但是，新世紀以來，新的執政黨不單延續使用上述「最壞的」私有化的方式來私有化公營企業，同時更進一步將公營事業黨派化、泛政治化，而不是公共化。

從推動民營化至今共「完成」34 家，其中只有少數不重要的企業是官股全部出清，其他則官股多仍握有控制權。原先行政院核定推動民營化的家數是 68 家，但名義上的公營企業遠不只此數，實質上的公營事業單位則更是多不勝數，可容執政者指派人事的機會當以千計。

近年來執政者在人事指派上不以專業為考量而以酬庸為主的取向日明，公營企業的黨派化傾向也日益明顯，以致於股市出現了所謂的泛藍泛綠概念股。隨著

藍營勢力的衰減，泛藍概念股主要只包括黨營事業，如（未賣出前的）中視元隆復華金等。泛綠概念股除了依據業主政治或利益傾向來分的奇美電、大陸工程等企業之外，公營或準公營企業如台肥、臺橡、中鋼、中華電、華航、陽明、臺鹽等，都被股民認列其中！咸認改革的目標應是使公營事業落實成爲真正的公共資產，而非一黨的私產，但在綠色執政下，所謂的改革卻使得諸多公營企業成爲股民心目中的泛綠概念股，也就是實質上的一黨私產，但是換了一個黨。

或許更令人憂慮的是此等現象似乎已被公眾所接受，認爲是政黨輪替下理所當然的發展，而不在意要對公共部門建立監督體制。當初義正辭嚴要求黨國退出經濟活動者，如今則幾未曾對執政黨以此泛政治化方式民營化、控制公營企業有過指責。這或也意味著兩年後若政黨再輪替，大家預期會有同樣的現象只是再玩一次大風吹。不過既然如此，那何謂「改革」？難道當初解構黨國只是爲了有機會輪著作莊？

想當初 1990 年台灣的經濟學會還發表共同聲明，提出「反對政黨介入經濟活動」，今日如何？當初情況當然也部分反應了社會要求走出威權時代的共同要求。但是，缺失在於當時的批評很不足夠，以至今日無法應付新政府的貪腐，無法幫助我們向公共化方向邁進。在當時多數的批評指控中，黨國的罪狀似被聚焦於壟斷資源，但其實更主要的是黨國被認爲不具道德正當性，同時也不處理官商關係，以致於當執政者換爲被認爲具正當性者，壟斷公共資源就竟然成爲可被接受的作法，官商勾結與貪腐就易更形嚴重。這在在顯示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對威權體制問題的檢討遠遠不足，公共資源的監督機制仍極端欠缺，我們在公共化的道路上還有長路要走。

作者爲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成員、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
刊登於中國時報，時論廣場，2006 年 9 月 14 日，台北。